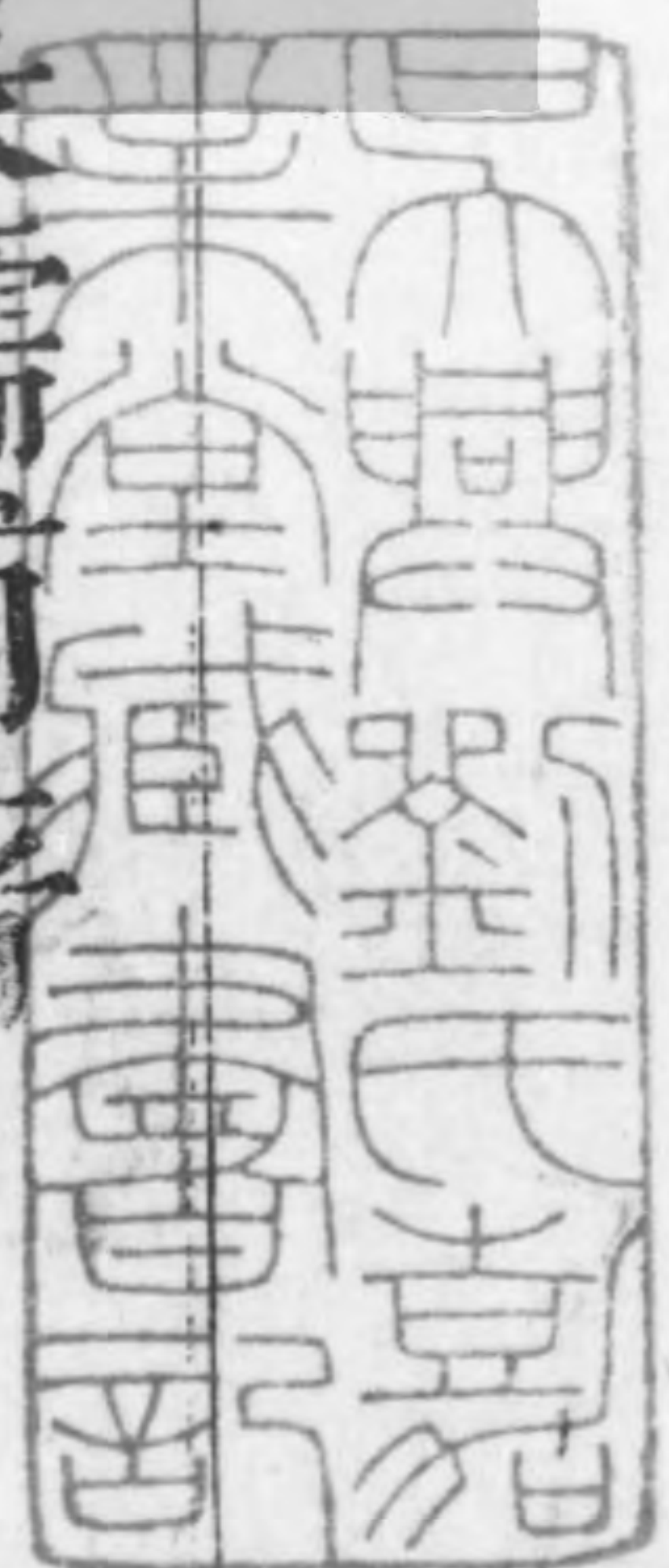


尊拙堂文集卷之十一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祭文

祭馮司成

萬曆乙巳蜡月廿有三日大司成具區馮先生無疾卒于繡水之故里明年丙午人日門人某聞訃為位而哭越二月 日乃炙雞絮酒憑棺而奠先生將之以詞曰嗚呼某弱冠游先生門迄今二十有八年矣

先生一見竒之曰子非風塵中人也授以繩墨示以
玄解多方獎借時時齒頰間某落魄諸生數年而先
生待如初曰子非風塵中人也幸自堅亡何某登仕
籍骯髒中廢先生益臭味之曰惜乎而子未聞道也
某好盡于先生前侃侃靡隱先生降顏茹之視諸弟
子有加嗟乎知我成我白首彌親跡睽調殊國士情
真此某所爲歔歔感歎而不勝西州之慟者也雖然
猶吾私也先生制義方軌華亭先生之詩苦心右丞

海內有目者共賞也先生在中秘憤江陵奪情小有
嫌輒請告茂苑當局先生最稱首足不一染指尋復
中讒再躓再起終身無與援海內有耳者共聞也先
生半世精神在窮交故知山人衲子苟可响噢不惜
以身與名殉之竿牘紛馳空囊如洗吠聲者往往以
是訾先生先生不辨亦不復挂胸臆人負先生先生
不盡知卽知無所校戶外之屢日益而橐益委至今
蓋棺託百金之木于諸弟子而先生心事白矣此海

內人之所疑而某之所獨信也先生熱腸如救焚拯溺先生素心如無懷葛天先生汪度如山藏海納先生襟期如月朗風光皮相者以先生無町畦于人間世事不甚別白而胸中井井毫髮靡爽其議論常寬假于孤寒而刻畫于津要間多卵翼于親暱而委曲推輓于枘鑿之士不待請而再四諄諄率真而蹈信心而行士固有附有不附而先生于世情泊如也一貴人起家海上衣冠如鶩獨沈司馬暨先生不以畦

步投一刺某私叩先生先生默然久之曰屈指同曹少年零落幾盡獨楚費黃門及老夫在世然皆以樗全吾又安肯捐西湖兩高易三公哉先生久寓武林花朝月夕必携家湖航爲竟月遊已闢小園孤山擬架一樓望海門力不贍卽移寢閣就之榜曰自卧某戲曰先生坐誰百尺下耶稍稍娛情綠竹放歌山水世又以是議先生先生咲不答嗟乎太上忘情餘各有寄與其蠅營一官蟻逐金窟孰與夫獨往獨來浪

迹方外之爲快哉某嘗竊有所惜于先生而亦不敢
妄同流俗之論也嗟乎江左風流一朝已矣黯淡湖
山妻其桃李仰叩帝閭夢夢誰知酌酒陳夢心肝崩
摧先生徜徉白雲逍遙廣莫安知不以我爲愚嗚呼
哀哉

祭顧涇陽先生

嗚呼痛哉薦游先生之門三十有二年矣始以小技
受規矩于大匠先生進而與之談天下事又進而引

之于學曰孺子可教也薦性骯髒先生不言而飲以
和薦遇事感憤先生歛以藏密薦久罪先生多方瀹
滌獎借不必令其知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我先
生也去冬薦予告歸先生握手勞之甚快媿媿乎深
談也戚戚乎其有隱衷也臨別春會爲期至春先生
折簡促之者再薦復以病阻未幾先生不可作矣嗚
呼痛哉痛哉世之愛先生者以年位不遐爲先生抱
遺憾古人不有以布衣不朽者乎不有以龍德夭者

乎先生達觀何薄于光祿何戀于小年薦所爲先生
慟者爲斯道斯世也近時講學之會率皆以無善無
惡爲密諦先生守程朱正宗排鄉愿掃悠謬亡忌憚
之說一時信者不能勝疑與忌者先生屹然弗動也
當路以敢言爲諱羅織禁錮不遺餘力先生抗顏伸
其氣退處東山侃侃不稍隱避側目者至傾國而與
之對壘先生屹然弗動也先生論學居恒曰宋人言
心畏其不可欺今人言心幸其可匿也論時事居恒

曰得罪天子猶可追得罪執政不可追也此其據時
大指也雖然其淺者也先生析理密如秋毫不爲穿
鑿先生飭躬動有繩墨不務矜飾望之若泰岳卽之
如春風氣摧賁育退然處子若如庖解啗焉嬰兒見
事蚤不以成心逆物嫉惡嚴不以已甚求備辛亥大
計先生貽書薦曰始見足下之疏而躍然已而懼及
今深以爲憂蓋君子與君子爭未有不中小人之計
貽禍人國者也嗚呼先生之憂時如拯焚拯溺先生

之好善如飢食渴飲先生憐才而委曲保護之不難
以好修之身爲射的垂歿前數日猶報同志曰爲今
之計摘衆非不若捐獨是排異已不若聯同心嗚呼
先生亦苦矣高存之嘗語薦曰及今而可以化南北
之黨者唯涇陽先生假令先生得志豈特穴鼠不爭
抑亦連茹可冀夫使君子而角勝于小人非先生初
念也嗟乎痛哉痛哉先生歿而後學不得見真儒大
成矣先生歿而長安士大夫不復見豪傑風采老成
人博厚寬平襟度矣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薦能不爲斯道斯世而慟也哉酌酒陳芟音容如挹
衰草空庭絳帷蕭瑟東林無主九龍無色嗟此重負
後死之責嗚呼痛哉

祭申少師

世廟中葉肅將明禋帝賚良弼嶽降生申抑抑令德
溫溫恭人壯歲首臚未艾秉鈞主德方茂世運景新
魚水泰交台鼎道尊更化之會如調瑟琴剛柔吐茹

穆乎深心中外寧謐朝野晏然伊誰之功老成幹旋
一旦拂衣曰可止矣天子眷留恩數莫比矢心介石
遺榮若屣晉公綠野比于寒士疏傳黃金不爲諸子
優哉悠哉吳山越水追惟古稀杖屨翩翩上方求舊
憲老乞言越又十年永錫難老書頌平格詩咏壽考
恩綸載馳使者在道何不慙遺木壞山崩士將安仰
世又焉憑嗚呼哀哉薦之無良辱知先生雕蟲末技
獎借逾情翫麟傲骨諒其硜硜吁嗟國士寸心自盟
嶮巖畏途肝膽永傾明珠難報黃鳥堪歌回首千秋
悵望云何

祭陸午峰先生

先生諱時中嘉靖壬午鄉進士
歸安人外王母其女也

於惟先生崛起一經雄才淵蓄傲睨公卿仲氏不祿
有發克貞繕部請劍城社震驚清標亮節赫奕文衡
二難鵲起萬石齊聲箕裘不紹忝離生悲若敖幾餒
二紀于斯廉吏難爲天道安知昔我先慈撫于外氏
緬懷恩慈不能已已王母垂毫如綫是以一滴九原

以屬小子吳感之麓蕭蕭白楊長跼陳些薦我一觴
悠悠之思以逮渭陽吾母有知亦應色將惟祭有主
孰返二孤惟祀有田好義者誰我所獻歆亦惟我私
先生之靈徜徉帝所上發沆瀣達觀無始又何介介
于人世之滄桑不委之電光石火也哉

祭夏中丞仁寰先生

萬曆乙巳春三月桐川夏中丞仁寰先生之喪至自
豫章假道邑之四安年家子丁元薦聞而爲位哭如

禮坐兒病擬執紼未遑也越七月廿有 日炙雞絮

酒走哭先生于堂詞曰嗚呼管鮑千載寥寥大雅繁

惟先生卓然古處昔我先子孤介耿潔先生暱之比

于膠漆宛陵河間共肄戎曹情諧墳篋誼軼荆高江

陵烜赫舉國若狂二人同心冷局迴翔比曹棘寺勤

我職事時然後言畫地自守密邇舍館出入聯轡促

膝啣杯幽燈永話兩家子弟而我交誨三載斷金一

朝分軌載酒驪歌燕山楚水灑涕登車繾綣未已豈

期長別一訣從此嗚呼哀哉先生蒞浙孤正不天下
車之辰素旒適旋先生聞之涕泗漣漣十七年來墓
木且拱齒及修文淚輒泉涌憶昔乙未分鎮豫章小
子伏謁于茗之陽言念夙好執手斷腸調殊志合跡
疎情長十年開府久滯南國雙鯉載通如睹顏色溘
焉訃聞驚魂怛惻西州之慟曷其有極嗚呼先生清
若飲水慎同數馬爲憲文武策勲朝野節鉞金紫數
椽舊厦歲蕤蘭玉嘖咲靡假篤行真修和者云寡嗚
呼哀哉河間久沒宛陵繼之曾幾何時知故日摧先
生齒長而獨後期召棠勿翦孔袞無私天祚令德福
祉永綏先生瞑矣顧我奚悲典刑日遐世態滋漓耿
耿未酬悠悠誰知儻會先子云何爲詞嗚呼哀哉一
生一死一今一昔寒燠自嘗精誠靡隔我哭先生願
言贖百酌酒陳芟臨風氣結嗚呼哀哉

祭錢繼脩中丞

委蛇長超衆水所止挺生喆人中丞父子太翁崛起

豪傑自負公平恂恂繩尺是守筮仕李官曰惟郢都
神君在事下無伏狐上官投杼乃徒留曹斤斤司功
三尺莫撓方晉光祿旋侍子舍太翁上壽祇服夙夜
十載栖遲曾不速化桑梓貴人勢可炙手公引而南
滁陽却掃白首九列始授節鉞東土大饑適當其施
哀哀道殣困而豕突拮据撫字心殫力竭眠食並廢
卒然一蹶謝病歸來高枕茗雪秋仲之月候公闕榻
公猶飯我殷勤把袂轉盼幾何歲不及臘嗚呼哀哉

公之德器溫溫如玉旣貴且老謙和彌篤慎同數馬
細可毫矚公輔之望外內攸屬一朝長逝百身莫贖
薦託世好志同調殊琬之無良辱在葭莩覆露其常
謬荷深知孺子可教雅有厚期公將屬續倦倦吾兒
恨不及訣耿耿寸私朔風漠漠白雲悠悠公靈如在
敬酌一卮

祭陳太僕赤石

嗟乎先生其藐姑射之仙人也哉望先生如夏日就

先生如春温久與先生習如木雞如枯禪先生溷跡
世人數十年若未識面也先生神交不佞未識面若
且暮也不記丙午之役乎戇夫初握手輒以安吉一
鄉賢進先生頃刻俎豆不待勘也是末世數十年曠
典也於先生尤數十年曠典也又不記壬子之冬乎
與先生握手玄亭特爲我宰一鶩此十年希有事也
次日拜謁太公九十三矣流連信宿追敘往事鄱陽
湖畔先生與劉幼安陳思岡共宿一小舟幼安曰辛

亥之計必且有紛紛誰扼之者當豫覓一人任其
責夜半思岡捉我二人曰得之矣曰何曰必丁長孺
也幼安鼓掌大快雖然十七年山中人恐未悉長安
情狀當約遊白嶽面商之不佞恨不及赴約出山席
未暖觸忌諱矣憶昔甲午別思岡于使署垂二十年
幼安神交如先生所爲謬托臭味者殊不可解二兄
修文寥寥宇宙相知獨我兩人竊不自揆妄以螳螂
之臂當怒車之轍至丁巳黨籍一網盡矣先生援手

于風波震撼中寸腸幾迴舌做頽禿不佞傲然曰官
去我故在同調者鮑山甫洪平仲咫尺與先生往還
相對太息世態變更風波翻覆途徑多岐肺肝陡異
不佞強項自如昌言不稍諱未知先生于余時能信
我如鄱陽湖畔否也恭運將啟不佞貽書先生先生
報我曰出處必且約兄而定明年春先生訃自長安
來云已轉太僕不日溘然逝矣且平仲先之山甫踵
其後嗟乎吾道之窮一至此乎段幻然噫我孤音寡

和今真孤矣孤矣浮生百年畏途日幻魍魎公行正
不勝邪也真不勝贖也清不勝濁也多寡主客之勢
不敵也總不能逃獨坐者靜照先生一朝長往情緣
蟬蛻矣向之簸弄于先生前者先生必當了了有人
死而謂閻羅殿上揭一聯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
天至今日而先生了了更不待不佞推敲矣不佞卽
迂執先生試叩之幼安思岡平仲山甫以爲何如哉
衰老憊夫久絕長安之夢以一官故苟且詭遇義所

不出也少年斤斤于君子小人之辨白首而同流合
汚先生所必不爲非不佞所以事先生也先生位不
滿志年不稱德八旬老母失倚間之望兩浙諸生痛
哲人之萎不佞所爲先生慟縷縷百不罄一獨舉平
生肝胆三代直道贅言于先生之靈此情此誼更有
深于素車白馬炙雞絮酒外者昔人有言死者復生
生者不愧不佞異日可以見梁溪射陽于中父可以
見富平歸德寸心定不欺玉皇大帝庶幾兩不愧先
生先生終以爲何如哉

祭鮑太僕

吾友鮑山甫以尚寶起家再陟太僕未及拜命而卒
無何天子念潛邸舊勞贈太常少卿仍予祭故鄣友
人丁某敬具束帛生芻爲文以哭之曰弟耳山甫才
名久矣辛亥春始定交爾時綱紀凌替諸請謁如祭
葬如謚議人情不勝譁張山甫屹然持之堅上自中
涓下及諸臺省每有所干于首揆及大宗伯輒屬山

甫諸所請者揆之三尺必不可而衆喙哢哢輒以權勢怵山甫山甫強項故自如試觀今日之祠司何如哉乃知山甫當年苦心也首揆故善山甫山甫以知已益發舒首揆意不能無所望外迫公論佯爲交好于山甫山甫弗知卽知亦弗顧也適弟有封事爭計典發場弊及四明諸邪黨諸紕政東陽調停之說原阿首揆意一時臺省強半四明舊黨諸甘心于弟者群起而怒目相向山甫獨有當于予言且密邇同舍

昕夕過從甚欵洽卽僕隸亦心疑而禍且中于山甫矣時予拂衣歸山甫久推銓司旨不下齟齬者蠶起山甫請急歸首揆借中旨難之山甫進退維谷甫歸里而丁巳遂與弟同逐矣時孝穆皇太后之喪忌者多方抑之至欲比于世廟康妃其禮多殺山甫力諍曰恭妃今且爲太子母寧得與裕邸並予意亦與山甫合竟以恭慰禮百官青衣角帶二十七日如皇太后儀疏請人皆爲山甫危竟得俞旨已又請擇地成

禮以葬前後凡十八疏皆出山甫手大宗伯縮胸然亦不敢違是時山甫宿署中者七晝夜考核前後儀制以意衷之業置一官度外矣以是受知泰昌皇帝泰昌在潛邸陰遣中使送佛黃山問曰汝行經鮑祠郎門乎曰然若爲我一候祠郎覘其精神何若如是者再山甫堅杜門不敢見中使中使不得已佯報命曰鮑祠郎神甚王泰皇喜曰果爾撫按何以不起用其眷注甚渥先帝登極將不次擢用而鼎湖忽變矣

山甫嘗寓書于予曰自先帝崩殂鰲遂無意于世予捧之沾襟良久傷山甫之不遇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山甫一生清節人所艷稱至其蕭條窮困不屑開口告人稱貸無門居恒不能度歲比之淵明三徑袁安雪卧不能過也遇有相知過從或遠客枉駕山甫典衣沽酒備極慇懃非平原十日不輕作別客亦不知山甫之貧至此也嗚呼哀哉兄有長才慎同數馬兄有勁骨望如木雞弟性豪爽不顧一切山甫時以

大心深心規予嘗曰若左右前後嘗有紀言紀事者而兄不察也時二三相知若平仲之冲淡赤石之沉細稱一時莫逆山甫骨近浮梁而英邁過之介如平仲而冷面逼人晚年再出驚魂落魄良醫三折高太常嘗曰平仲率真不失本色山甫多着意吾輩反失望而不知兄之學術得于動忍者多兄真弟之韋弦也弟與兄同志不同調憂苦患難之中耿耿寸心至有不可以告父子兄弟而獨可告兄者弟嘗有言兄是吾師非吾友良非諛詞而今不可得矣辛亥後一番風波于吾輩無加損人情險惡變態百出而我備嘗如石試金皜然不滓屹然不變者惟兄與平仲及存之啟東數人而已兄之喪不知何日歸里弟之楚些轉輾胸臆不及登兄之堂憑棺一慟以痰疾陡發幾與死隣弟幸不死當奉兄教努力末路嗚呼哀哉西郊一別竟成永訣十二年來忽焉千古音徽隔絕肝胆不殊嗚呼哀哉

祭夏儀部冲寰兄

嗚呼哀哉畏途險巇士多不辰楚澤牢騷漢廷積薪
或始淹終驟或一蹶不伸行路之難千古悲辛若迺
蠻煙瘴雨廿載逋臣一旦賜環喜氣方新溘先朝露
淹忽沈淪嗚呼哀哉唯兄溫溫允矣衆母筮仕異方
奉法循理匪博名高豈弟君子入佐邦禁斤斤夙夜
獄有罪闔孰縱外舍郎持三尺其敢寬假尋正天誅
旁觀相詫獄有病闔例先上聞上聞云何此爲逢君
寧忤司寇爭之齟齬坐是遠謫名重身輕于黔之陽
蹢躅宵征廉吏難爲白首寡營夢多佩蘭庭時憶荆
生平心事惟余知兄兄之難處獨有鍾情屈指附驥
三十餘年謬託臭味丘壑多緣承恩新主轉盼公輔
慶者在閭吊者盈戶造物小兒簸弄良苦嗚呼哀哉
昏媾之約荷兄悃誠卜之不臧寧弟渝盟有如皎日
寸心可旌去臘登堂撫兄諸孤蕭條門戶反覆世途
憑棺載慟兄不可呼嗚呼哀哉

祭李司徒

維天啟三年癸亥冬十月舊淮撫李公以南司徒將
正冢宰之席奪于中旨當軸以故事爭之亡何司徒
不起矣舊客曹故鄣丁元薦聞訃爲位而哭如禮明
年爲甲子春二月朔越某日乃以瓣香束帛遙寄奠
通州將之以文曰嗚呼小子竊嘗俯仰古今反覆于
邪正消長之機而知大功之難居也盛名之難竟也
蓋不可測者物情不終蝕者人心猗歟先生命世雄

才震古竒氣當江陵之鷲悍先生怒目愷視幾捋虎
鬚蒲州救時辣手賢者盡入網羅先生獨發其欲逞
之奸萌以至外謫而不顧世以氣節皮相先生不足
盡先生也迨礦稅蠹起虎而冠者橫行中原而先生
隻手擎天神謀蓋世談咲而誅陳增縛程守訓一時
縱橫埋輪請劍之士幾以九死殉而先生仰射

天狼立掃雰翳剛柔並用身名俱泰江淮數千里間
得以安枕無虞者誰之造也真千古豪傑哉至若馮

太常緹騎之難郭宗伯妖書之禍白日雷霆責育奪
氣先生九死不避千金一擲且驛馬不絕于故人魄
問時勤于落魄節俠之氣庶幾古人而世乃略其肝
胆而訝其揮霍不亦鄙乎已而討四明發婁江陰諂
而聲其醜聯絡山林朝宁之賢盡歸橐籥先生明目
張胆中外快心得意之日正禍機所伏也名重泰山
身危累卵假令列先生于王恭襄喬莊簡之列其險
彘醇駁淺深大小吾不知所甲乙二十年來合天下

小人猛力攻先生不遺餘力然而白先生心迹者卽
在讒口何以明其然也首坐先生者賍私鉅萬萬然
所勘不過借皇厯皇木二事卽劉太僕亦以爲不足
讖先生他可知也坐先生以黨者東林已余東林之
寃白賜卹賜環者彪炳宇宙矣公論所最不齒者莫
奸于四明莫險于寵戚莫潦倒于德清莫橫于中貴
此四者之黨悉與先生爲難明爲先生白心迹者也
近年來所合謀欲殺先生者莫驚于熊經略莫毒于

劉太僕太僕以通賊敗矣經略以逃重辟矣凡爲婁
江四明崑宣楚浙諸小人一一蒙不韙之名則先生
自處不言而定矣雖然向之忌先生百計謗毀皆小
人也不足辨也天啟數年微不與先生者其人君子
也同一君子而作用各有不同一片深心反中小人
計不可得而解也辛亥以後阻先生之出令不得終
其令名先生之名故在也遼事債于債帥喪地數千
里駢戮數百萬騷動海內如黔如蜀如滇皆因三方
布置之說釀禍無窮竊謂此際非先生霹靂手不足
以坐制三韓彈壓奸宄九廟亦式靈焉卽先生時攘
臂發憤願捐七尺以待終不得出而一展其竒假令
群小以傾陷先生之精神靖邊疆何邊疆不可靖天
乎冤哉可爲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嘗寄近作數首忿
忿時事一念忠魂死而猶未泯也昔武穆抱北伐之
志死于檜賊忠肅成迎復之功死于武功先生猶得
完名餘年白首牖下幸矣幸矣嗟乎嗟乎先生垂沒

而得留司農之旨則朝廷之于先生終始無負也天
亦不負先生也小子狂戇生平止一面先生先生所
以力爲洗滌援手于衆人欲殺時耿耿一念總爲梁
谿梁谿先生一生精神強半瘁于先生小子不敢以
衆口譏訛殺機橫熾諱避縮舌不忍負梁谿先生也
先生會梁谿九原執手道從前世氛及平生心事可
以瞑矣可以瞑矣

祭朱君采祠部

惟兄少年麗藻翩翩越在子丑赤幟誰先不敏如弟
鞭弭周旋兄歌鹿鳴弟方蓬累兄滯公車弟幸鵲起
轉盼升沉一彼一此頡頏鳳池稱三舍人公家二難
弟尾後塵兄拜西臺奉命巡方席曾未暖尋謫炎荒
弟也骯髒與兄同厄載酒登臨高談捧腹廿載蒞軸
歲寒心熱憶昔東林梁谿主盟驄馬舊使特枉前旌
蓮社蔚興爭附嚶鳴黨禍飈發蜚矢四馳浮雲晻曖
北風淒其兄之賜環適當斯時我輩迂拙于茲見之

犬馬之齒後兄六載去臘初度謬辱昆季羨兄神王
談咲揮觴履綦未寒訃音倏至言念夙昔潛焉實涕
生死夢幻使人心悸十載幽棲一朝登堂山水如舊
美人何方音徽在望遺琴在床酌酒陳些寸心是將

祭李繼泉少府

長水之東鴛湖而南蔚矣素封羽儀粲粲世德百年
篤生賢哲殊有鳳毛寧資金穴式縮銅章飛鳥葉縣
甬沫風厖黎民於變晉登青瑣維此素絲不日堅乎

而受磷淄憎彼貪人惜于豺虎不行苞苴讒我召杜
誰謂作郡能優子瞻拂衣竟去高卧林泉棲志煙霞
而友麋鹿梁王兔園石家金谷歌徵子夜翰染春雲
碩人僕僕耽樂且湛亦有象賢在陰鳴鶴亦有孫謀
秋風鵬鷲翩翩簪裾世謂得全先生不繫茲意冷然
敦好詩書遠謝囂俗五十餘年籌添海屋遐不黃耇
如彼岡陵胡爲厭世騎雲遐征嗚呼哀哉某之鱗翼
先生振趾某之蔦蘿先生猶子淑我令德懷我典刑

九原不作泰山其傾青芻旣陳靈旒戾止悵望碩人
有淚如駛

祭王介夫年兄

嗚呼介夫真純簡直天畀爾德淡泊寧靜學靡緣飾
望之恂恂孱焉宿儒中有特操三公不易憶昔通籍
誼託同盟滿堂美人獨予目成片語臭味四海弟兄
曲學悞世未俗徒倚予惑志焉兄曰已矣疇徵疇田
予人以膝人諾而趨其誰不躓兀立硜守與爾交長

旨哉斯言永矢弗忘弟卧茗水兄李懷陽執法明允
英聲孔揚入拜夕郎司帝耳目劍氣耿耿松風謾謾
長孺寧蕙君實匪讎杳靄天門風霆忽倏戍籍甫脫
旋返初服帝降殊仁臣抱孤樸十有五年悠哉丹壑
惟兄長才無大無小惟兄銳志風塵之表惟兄真修
屋漏不欺惟兄雅度舒徐委蛇匪云畏友洵我良師
我懷先民異世一心兄之好我旦暮古今疇昔秋仲
尺素雙鯉長隄開械衷言累累潛心義易洞矚玄理

曾未幾時而訃至也言念心知涕淚如雨我之哭兄
抑非我私世道茅靡棋局堪悲憂我宗周哀哀者發
我二三子強顏自持人事叵測天道難知兄也返真
同志爲誰廷尉溘先太宰不起旣頽玉峰忽咽泗水
儀部云亡梁谿哲萎嗟此重負責在後死兄之完歸
亦云獲所二曜且天兄神不朽宇宙剎那事業芻狗
兄乎達觀一切不有我之哭兄兄應咲否酌酒陳夢
庶爾回首

祭年友顧季信

惟鬼之器真純簡質惟兄之養莊嚴凝一惟兄之心
皎如天日惟兄之志屹如泰岳昔在辛壬會兄燕市
親我研席式我模楷兄處要津不卽不離永矢兜堅
不忒其儀望若孩之其中有奇兄之雅抱惟予心知
兄之久要之死靡移嗚呼哀哉丙戌釋褐尾兄後塵
顧我執手誨我諄諄百戲場中凜凜此身不涅者一
不朽者三惟子自愛無鑿而天子時唯唯佩兄斯旨

廿載積薪相從山水風雨淒淒雞鳴不已兄乎完歸
獲死所矣徬徨靡依嗟我後死嗚呼哀哉俗學波靡
汎汎末流藉口姚江抗顏泰州無忌憚者自稱好修
兄佐我師斷斷力爭孔孟三尺程朱是經所尸祝者
道南先生世競春華兄矯以誠世趨玄通而兄硜硜
不知兄者謂兄好名洵知兄者習兄生平兄之苦心
獨信獨鳴兄今已矣我輩何程嗚呼哀哉惟時初夏
兄有報言貽我否卦讀之亶亶轉盼幾何而兄不起
疏草在笥副墨在几兄所未瞑我二三子景公夷齊
兄辯甚哆舍彼趨此兄夙自矢朝聞夕死兄可瞑矣
東林之會濟濟冠紳獨不見兄令我沾巾九龍無色
梁谿齋齋何以奠兄唯此區區何以報兄以不肖軀
酌酒陳些兄饗之乎

祭顧冲吾年兄

嗚呼哀哉憶昔乙酉天涯兄弟同歌鹿鳴世講是締
二杜白着小范綺麗而我爽直分曹角藝氣銳雲霄

臭比蘭蕙弟幸先驅兄尋分袂荏苒風塵三十餘歲
兄之苦心寧新一第韓公賞識命實爾制小試牛刀
而錦再製歸來三徑白首棠棣庭玉葳蕤田園可憇
弟也骯髒先兄拂衣生平同好晚更依依惟桑與梓
知我者希論心道故世念俱忘一杯潦倒惟有直腸
弟壽六十兄病床第手書相存肺腑真愛我哭冲寰
而來烏戍特携醕酪過兄一晤吁嗟故人溘先朝露
浮生洵幻造物何妒同盟十六今止存半回首疇昔

令我腸斷載具卮酒哭兄几進兄乎鑿只淚墮九泉

祭安小范年兄

嗚呼哀哉已未以後兄携書載酒浮家茗上已買一
廬菁山又卜居武康將稱寓公屐齒徧歷合谿之洞
山鳥瞻歲採茗諸畧興甚豪也予病不能從今年清
和之三日予訪兄菁山兄煮筍飯我賈勇登眺自謂
可徒步二十里予憊竊心壯兄不十日訃至矣嗚呼
哀哉屈指釋褐時海內兄弟舒太史心矩最少曹楚

石通參黃履常中丞于振方納言袁文海方伯皆翩
翩弱冠兄在季孟間予長兄四歲三十六年來仕籍
唯振方丘壑最久自負得趣者兄與弟轉盼兄又舍
我去矣嗚呼哀哉予二十三而二毛馮司成先生王
銓部淡生王太史宇泰暨兄而五皆壯齡白髮望之
皤然稱五老數年間先後謝世獨兄神王如魯靈光
巋然仰止而予幸附瓢笠之末已未春兄來溪上觴
我六十予屈指又明年觴兄蛟山盟言如昨而兄不

可作矣兄于畏途履素率真癸巳冬疏嚴旨幾遽南
銓削籍年甫餘立東林之會二三君子填篋唱和間
間侃侃甚樂也黨禁難作海內指以爲阱不茹不吐
世眼稍寬兄啟事時及賜環當不遙而兄已矣嗚呼
哀哉三韓孔棘世運陽九偃蹇不出見爲避難出而
浮沉失其故步強項伸眉見爲多事出山之難十百
山中幸哉小范茲其免矣昔人有言嗟乎嗣祖焉知
非福憑几哭兄浮雲黓黓生死通塞殊深感慨

祭黃聚川年兄

嗚呼通家之好四世于今戈矛荆棘久乃見琛兄之
醇雅如玉如金骭髒若弟謬託同心弟之罪廢兄正
抽簪十有五年並棲中林兄乎城徙咫尺相臨弟賦
卜居西山之陰白首昆季載獻載吟溘焉一旦悲哉
人琴憶昔家難幾蹈不測太公高誼慨焉卵翼爰締
姻盟患難是共寸心相許千秋義重先君之思以逮
我祖追往道故各矢肺腑彼我論交末路可數兄之
厚德推食伯兄于異母弟栩栩嚶嚶腸熱且坦不府
胡鍵耳根甚圓如圓斯轉惟過徵仁雪消見睨天亦
胙兄伯氏擅英旣克步武聿振家聲次更韶秀諸孫
英英壽考令終旣順而寧弟所悲兄半世交情乙酉
三子同舉于京唯弟最少唯兄老成寧化解組兄遽
奠楹二十六載如夢未醒登兄之几撫兄之孤音微
如昨兄不可呼酌酒陳夢表我區區

祭丁右武

匡廬巖業亘拔千里長江奔迅滙爲彭蠡山川孕秀
傑士代出在帝左右蜚聲簡冊嗟我右武此邦之奇
其縱橫超忽若搏巨虵駕風螭其軒翥跣跣若鸞鶩
出雲天馬脫羈方公之抗疏也探驪珠扼虎口胸彼
怯夫掩耳以走公獨冲如義不回首一蹶再振叅藩
浙右君子則喜小人則否据摭以構索癡畫虛萬里
遠戍誰之過與嗟嗟右武卒死此難君子有終身之
憂不計一朝之患蘭枯玉摧蕭敷艾榮慕義蹇蹇趨
炎隆隆截鶴續鳧實命不同嗟嗟右武胡然而否胡
然而亨胡然而死胡然而生氣則在天列冰霰皎日
星質則在地貞松栢升芝英若在人而不朽者則千
歲萬歲之令名吾所以慷慨悲懷不能自己爲國家
惜才爲名教惜人使天下後世知有才若右武而卒
不免坎壈顛躓以老也其誰不唏噓扼腕而沾纓

祭沈繼山

於惟先生挺介孤激氣勁干將手如霹靂丁丑一疏

力挽頽綱受杖北闕遠戍南荒彼負嶠者天速其亡
賜環而後衆競委蛇先生否否之死不移寧渠不移
迺益伸着危言誨如偃蹇九列載起載躋建中丞節
十萬圍中孤身據城夙所棄捐九死餘生逡巡數年
乃召廷尉執法平允不阿中貴帝心孔愉群小是畏
尋佐司空載簡虎旅侃侃斷斷孤忠自許直道事人
退固其所扁舟五湖挂瓢天日遠絕世氛悉屏竿牘
正氣巖巖清風謾謾於惟先生今之孝肅薦昔受知

歲在丙申小子狂簡謬許清真歲寒之盟風雨彌親
客冬出山別公雪堂子夜雄談耿耿肺腸予勸先生
柔盍稍茹先生曰吁寧玉母瓦氣隨齒衰方緣俗毀
藉口中行而反藏垢禮失求野寧持故我小子霍然
永佩斯言一疏請劍拂衣而南衆口紛沓願質先生
先生不起後生焉程舉世皆醉孰解其醒嗚呼哀哉
先生之神游于太清先生大年結爲令名先生不死
死順且寧吾所慨愾憂在世道吾所感憤嗟彼同好

陰陽簸弄變態百千先生屹如身隱道全義急友生
雞肋一官九原握手無慚寸丹

祭劉靜之

嗟嗟靜之如斯已乎靜之自負甚奇爲世心切耿耿
一念當食輒投匕而歎夜半或攬衣而興未嘗須臾
忘也嗟嗟靜之竟如斯已乎薦與靜之神交十年矣
辛亥春靜之逆予邗江握手驩如平生登其堂圖書
滿架芳草盈庭瀟如也劇譚數娓娓社稷隱憂身心

性命密諦薦嚴事靜之靜之謬兄視薦方期矢心僂
力共濟時艱靜之一朝已矣嗟嗟悲夫靜之之品如
千尺寒松靜之之氣如雙龍牛斗靜之之才如武庫
甲仗靜之之心如峨眉霽雪長安相知以其出處卜
吾道興衰而妒者久已側目十年老博士吾黨方爲
靜之扼腕靜之笑曰固也職方命下薦以傳符再促
之行不報薦固心疑之亡何訃至矣嗚呼悲夫人事
叵測天亦難謀世有宜死不死天故留其餘年而窮

其本來面目以爲天下笑其網似漏而刻又有不死
雷霆反死鑠金之口天故老其骨而百罹以淬礪其
才卽或未罄厥用而精光照耀史冊其意以奪爲予
之二者薦得叩彼蒼而問之若迺甘原憲之貧遘子
淵之厄齋汨羅之志賦長沙之鵬盱眙京口而後并
靜之三矣靜之幸免二君之禍其無年最甚天乎天
乎酷矣舉世汶汶難爲清舉世滔滔難爲貞舉世齷
齷難爲名長安之不容而山林山林之不容而地下

修文彼司命者亦若逢群小之怒何哉嗟嗟悲夫靜
之已矣一片熱腸半生孤憤不能稍稍吐氣必且神
游帝所痛哭流涕于九廟之靈力爲塵世蕩滌雰霧
楊忠愍有言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薦固知靜之
不能瞑也生芻一束清醑一卮哭兄几筵弔兄之孤
衰親孱弟相對號呼愁腸幾絕老淚欲枯嗟嗟靜之
其知之乎

祭陳黃門彝仲

嗚呼士守純氣天畀完節矯矯彝仲獨行子子凝如
木雞皜若冰雪慨彼末俗茅靡波決亦有修士浮慕
姱潔荃洵霞舉條然蟬蛻豈無壯夫錚錚者缺之子
恂恂矻焉百折鳳鳴朝陽鳩鷓震驚朝請尚方夕返
芝城有琴可撫無田可耕孤雲野鶴塵滓浮榮吁嗟
彝仲胡可以死君死不死神游帝所憶昔癸巳傾蓋
長安片語投契共誓肺肝席未暇暖南北羽翰薦之
罪廢猥以蠶口世方鼎俎彝仲援手慷慨憤激義形

于色聽者錯愕相顧歎息彝仲爾時業已去國不自
爲計而爲我亟知己之誼豈以雞肋山陽之慟抑惟
我私人之云亡世運隨之挂劍聊城隕涕何時繡水
溘焉梁谿忽摧南昌齋志江夏飲恨茫茫宇宙山水
空韻吁嗟後死肩荷彌艱千秋令名是爲大還彝仲
瞑矣我輩何攀有懷耿耿去歲出山白岳之約手墨
如新負此良緣涕泗沾巾登堂陳夢如挹清芬不二
者志不磨者神

祭黃門遂確齋

嗚呼哀哉憶昔辛亥弟訪兄城東之隅神王也攘臂道故促膝論心不減少年臭味比歸而再遇兄清源而兄病矣然尚能酒弟留連三日修藥餌餌兄兄掀髯曰鑿者謂我且死我神曄曄強自持自信且不死別後相思勞我夢寐借雙鯉于濟南再饋之藥索報言而兄病不能矣未幾有傳兄訃者弟妄意其萬一之不真及孟夙書來而兄訃真矣嗟乎兄不可作矣

向者濟上之別永訣矣嗚呼哀哉弟之初遇兄也在甲午春孟一面驩如平生遂締盟歲寒未幾兄觸忤權相外謫弟亦罪廢相去幾二十年精神往來一日也弟曩歲小草哭王司空于聊城兄相對欷歔屈指幾何今又哭兄矣恨不得千里走奠憑兄之棺一慟嗚呼哀哉弟別兄後哭思岡兄于鄱陽亡何哭梁谿先生又亡何哭劉靜之職方劉幼安少宰今夏哭兄淚未乾泰安訃且至矣瑯琊公之哀徐子與也曰矯

首軋坤諸子盡斷絃山水一身孤弟朗吟數闋輒爲
沾襟雖然此猶吾私也長安奕棋日詭月幻侃侃夕
郎有如兄朝上疏莫脫屣一官者乎有如兄百折不
迴終始一致者乎有如兄清修苦節閉戶讀書白首
彌勁者乎有如兄肝腸如雪一劍耿耿倚天外者乎
目前風塵慘黯飛矢蝟集林臯諸君子幸免者十一
爾修文地下又纍纍矣悲夫悲夫天不可問人故多
齒修短屈伸喟心千古兄志未酬兄目不瞑已矣已
矣氣決浮雲手排閭闔兄必且得請于帝張胆怒目
關弧而射天狼誰謂兄死兄死不死弟又安用較計
剎那爲達觀者芥憊乎哉

祭曹周翰哀詞

萬曆戊午秋孟曹君周翰之訃來自婁江故鄣友人
某義當走哭懼以時禁波累其二子嗟乎余之不敢
東猶二子之不我西也中腸軫結時見夢寐冬十有
二月三日戊午廼端一介致炙雞絮酒之敬于周翰

几筵而將之以辭曰嗚呼世眼忌才造物亦忌才咄
咄周翰垂天勁翮寸管斐疊珠霏玉屑瑯琊太原鑒
賞擊節生雅自負卑眎一切咸陽西京後進口實周
翰曰嘻志在六籍貶而時稅大雅冲淡世以爲平周
翰獨自見竒獻璞三刖雄心彌厲抗顏獨行掉臂不
顧酒後耳熱慷慨罵坐人目爲狂周翰仰天畫地侘
傺無聊乃更自苦嗟乎彼肉食者啜拾餘瀋博青紫
如寄獨何足于周翰壬子之役已見賞主司矣以病

不終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周翰盛時豪舉翩翩相與
傾肺腑之交締文酒之社咳唾風雲生死然諾數齋
落魄觸目市壘子焉途窮知己誰托于是薄游燕山
歸而閉戶世又指之爲癖余心知周翰負氣不死且
病嗟乎嗟乎子瞻氏嘲賈生不能交權絳灌賁志長
沙皮相之夫舉以廣周翰予解之曰看山何以不容
于臨川必欲鋤周翰之氣而儕之于齷齪小夫世之
爲齷齪小夫者豈少也哉雖然荆高之溷于酒人博

徒也淵明之三徑仲蔚之蓬蒿也皆古之負氣不可
一世者也不可一世故皆有所託而逃周翰不幸生
長故家席累世之貲不能蟬蛻以託于蓬蒿三徑酒
人博徒故鄉里小兒得而羈繼之抑掄之是周翰之
才氣與其世業皆足以病周翰者也天乎人與良可
悼已周翰生平不妄交壬癸間瑯琊之難周翰以世
契獨免訾議其胸中有介然不苟者晚益困躓強項
自如一貴人說周翰曰我能爲子介于福唐公周翰

不屑也又或說曰我能爲子介于首臚君周翰亦不
屑也一片肝胆獨深西州之感于太原身後有古國
士風辛亥秋會于西山出所爲母夫人狀累數千言
一字一淚語次拍案起曰我二人窆窆未定者意有
待也荏苒至今曹生死不瞑矣其耿耿氣謹多類此
余故憐其才壯其氣于衆人欲殺之時而悲其未竟
之志嗟乎古人以生爲寄周翰今且歸矣稅駕廣漠
逍遙乎亡何有之鄉矣世間疇信疇訕俛得俛喪總

屬一夢回首五十餘年不啞然大咲也哉不者抑且
與正平長吉修文帝所較生前境界定勝舉酒酌兄
兄饗之乎

祭于中父

嗟嗟薦自乙酉識中父于長安邸先大夫一見賞之
曰少年郎清氣逼人可畏也薦時年二十有六中父
少我一歲今忽忽兩白頭矣先大夫之喪仲淳介居
巢生爲我卜地中父周旋喪次宿榛莽者二夕蓋虎

狼之窟也癸甲間中父締一新知甚密薦規之曰猗
夫恐難信卽慨焉與絕薦多齷口中父苦言藥我或
廣會聯席陰以足躡我忠告比古人矣此意銘肺腑
者三十年中父故出歸德公門下筮仕比部卽與徐
孺東曾于健兩先生交莫逆也大司寇富平公意不
可一世鑒拔中甫于諸郎中不啻加膝當是時于氏
家聲蔚然生色妖書難作如白日震霆強項縮舌中
父忼慷自列堅守江夏壁壘識者壯其略山中甘許

年翩翩文酒風流自命松陵有飾人部佐觴者簪珥
雜選屏後酒罷中父肘予曰之子難久要若不聞嘻
嘻者乎又曰凡御閨壺必不可假以利利權一入手
難制矣薦至今韙其言皮相者妄揣我兩人之交且
疑且詫我兩人氣誼不向世眼道也雖然庚戌以前
薦知中父淺辛亥而後薦知中父深少年場中非備
歷三門九坂之險周行不定非互叅翻雲覆雨之變
肝胆不真中父自顧謂何尼父曰命孟氏言天時趣

目爲迂腐中父弱冠登朝諸名理左推右輓紆迴三
十餘年曾不能越白雲司咫尺地誰抑之而誰尼之
中父曾一勘破與昔人謂回首時將得去者爲自己
家當世之營營沒齒皆虛爲人忙者也中父信心西
方空花泡影曾一勘破與紫栢老人一段因果九原
執手曾一究竟與悲夫已矣已矣蓋棺事定矣爾時
不一了了數十年禪修何用若果了了便當啞然一
笑憬然大覺薦舉酒酌兄不敢作情語逍遙太虛獨

來獨徃中父又何介介于去留脩短之際也哉

祭賀知忍

憶昔庚寅締交于兄先子大事唁我荒塋我有熱腸
兄抱深情周旋多故寧直友聲三十餘年世變屢更
升沉寒燠兩心自明長公鵲起歲寒同盟偕罹黨籍
退而耦耕風波震撼而我不驚杜門黃川無辱是榮
歲蕤蘭玉案有遺經延及孫子弱冠鹿鳴屈伸倚仗
天道信平靜觀墨守可以解醒年幾耳順高枕無縈
云何不弔溘焉夢楹曲阿之間兩奪友生兄忽繼之
握手九京相視而笑浩然太清生也有涯誰毀誰成
兄旣蟬蛻我猶怍怍哀哀楚些寫我微誠

祭洪奉常

太常洪平仲之喪來自長安不知其卒之月日也故
鄣友人丁元薦爲位而哭如禮至十月朔日聞其喪
歸且荷卹贈始具芻帛遣人致奠于桂林里將之以
辭曰嗚呼哀哉末路論交傷心歲寒佩兄真意有淚

闌干憶昔甲午握手長安鄱陽聊城共契金蘭三十
年來知行路難蕭蕭霜鬢耿耿寸丹弟也信狂三已
無慍人盡操戈獨兄發憤兄于畏途亨屯之間銓司
南徙無遷客顏刻意節省七十萬鑲望兄古貌踴躍
恂恂兄有特操挺然風塵與兄乍習和易近人皜然
不滓兄之遠神兄于慈幃委曲養志一體至愛篤于
昆季終始血誠古人無愧逡巡九列十有餘年以我
波累退而杜門子子山甫青眼交歡時勤雙鯉千里

殷殷泰運維新濟濟賜環方期節鉞倏爾大還鄱陽
已矣聊城先逝本孺忽焉山甫謝世近聞浮梁溘死
堪涕旅襯纍纍總在一歲相逢地下潛然掩袂弟之
深痛寧獨交情四郊多壘倚此老成人之云亡奪我
長城弟久病困不及憑棺西風楚些摧我肺肝

祭沈孝通

嗟嗟孝通如斯已乎吾道方否沉淪幾三十年自兄
賜環識者卜彙征之兆更意建牙秉鉞從此嚆矢而

兄竟已乎已乎兄昔抱竒疾閉關習靜茹澹絕慾者五六歲而神王駢舉數子弟謂兄瀕死不死無生乃生卽此大勇猛期願可望而兄竟已乎嗟乎嗟乎弟與兄同出楊貞復先生之門同門之士十有八人惟弟與兄居最近考槃最久不同調而同志不同志而同心况珠含玉韞弟瀝胆徹肝弟志在別白是非獨行其意見與人爲善調劑日苦皮相者以爲杓鑿不相入而兄獨過憐予予亦雅信兄二人同心期于採

焚拯溺各申其志而止嗟乎嗟乎弟之骯髒旣見棄于世兄甫出山二十餘年鬱結未及稍舒眷吐氣也而竟已乎已乎弟庚戌小草別兄松陵兄把酒囑弟曰長孺此出當事行且以要津相待志銳氣激要津其若長孺何吾不願兄以彼易此也弟唯唯入長安之一月果得罪要津挂冠歸歸而兄持斗酒勞予垂虹亭予手謝曰以此還兄本來面目兄亦謬壯予絕不作牢騷態以爲長孺故自豪比兄出山弟竊難兄

南海之行且冀旦夕躡遷寧稍遲之更不欲兄携兩
幼子跋涉炎瘴而竟不能阻兄以爲孝通必不欲傳
舍其官自是本色而不意見之不歸也嗟乎弟負兄
矣弟負兄矣萬里游魂藐孤誰托半生淵抱百一未
酬人亦有言蘭摧蕙折不如蕭敷艾榮此弟爲孝通
悲也山水調孤朱絃空擲此爲吾黨悲也前年哭王
司空于聊城淚未乾而哭沈綉水明年哭梁谿再哭
寶應再走哭芝城遙望紫谿而慟淚未乾而又哭吾

兄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山陽之感弟獨爲吾私乎哉

祭奉常顧襟宇

於惟先生民之父母嚴陵構李輿誦不朽於惟先生
邦之司直驄馬繡衣臺端生色萬里南遷以姻婭故
先生所睚當途所忤歟歷疆場助勦積伐傳檄定變
潢池解甲中外倚佇開府仗鉞奉常陪京試問王爵
畏途尚通先生以質舉世競巧先生以拙稅使中原
峴虎是扼輿主長安驛馬斯絕吾愛吾鼎砣焉百折

家有象賢豪無長物上方短筇具區一葉世羨先生
永譽完節天不憖遺而遽易簣嗚呼哀哉昔我先子
閔凶南康先生赴之涕泗霑裳先慈遘難煢煢天津
慇懃使問骨肉彌親眷茲明德越三十年每念及之
掩袂潛然追惟辛亥挂冠祥武觸目荆榛長公出祖
生死道誼兩世交知何以訓恩耿耿寸私登堂吊唁
敬進一卮悵然虞山白雲孤飛少宰木拱太僕草腓
先生長往古道日微後生焉程餘此清徽臨風陳些

倍增獻敬

祭姚茗雪光祿

宿松之業京兆皇皇翩翩珠樹濬發其祥有斐長公
彼美季子公平頡頏溫溫茂祉弱冠成均虎觀橫經
三獻不售孰俟河清漢庭卜式雅負名卿維此大庖
米鹽瓊屑惟公心計釐正罔缺天子曰允錫以恩綸
忽焉長沙宏抱未申笠澤煙霞若溪雲水朱扉畫扇
云誰與庀拮据世業牙籌自將載歌蟋蟀啜彼膏粱

去矜塞兌睦我鄉閭瞿瞿抑抑尺幅靡踰昔我先君
器公福履爰以愛息字公仲子無祿妹氏再嗣鸞絃
公仲尋夭孤孫可憐公之冢君夙同研席半世石交
白首如昔公之易簣恐死相託耿耿數語唯唯片諾
姻婭之誼九原可作

祭余支山

予初入桃城而知此中有三富室也曰周曰余曰沈
然而里有大役州大夫左右顧輒慷慨赴義不攢眉

不前却者余公也公拮据起家規模氣魄甚賒性伉
直不能頰首下人時以此賈禍卒然扞文罔人人重
足矣一縉紳乘危睨其產公抗顏曰某卽死產必不
爾售再蹶再起時有天幸居積計子母至數倍窮民
有往貸者度其人可與約曰旦日蚤來寸晷不爽否
者面拒之人亦無敢負公先壟之畔多窪產客說予
廣收墓田公正色曰十年不半稔公母爲子孫累也
余不之信已果然甲午秋菁山難作彭直指被逮縉

紳多快焉公謂予曰使者而肯爲匹夫匹婦請命此數十年所希覲反以爲罪乎余至今避其言公好版築廣厦傑閣左右相望甚都橐無贏金堂構白首不倦晚益好行其德鄙夫揜口咲之公意氣自如憶昔庚寅予爲先大夫營大事于茲土四顧蓊莽無寸椽可栖亟而告公公慨焉椎牛儲糒任尊俎之費者浹旬四方之客徐來會葬籍公無壘耻嗟嗟古人不忘一飯况襄我大事乎此誼佩肺腑三十餘年嘗願一

當以報公落魄一官至今耿耿聞公之訃潛焉不知涕之無從矣雖然此吾私也公年八十餘矍鑠如壯夫策蹇出入城市晨起晏罷日以爲常生平無病不知藥餌何物有子宦遊諸孫濟濟讀書歌子衿者數人久而人多信公長者天之報公不薄公可以瞑矣

祭康孟脩

嗟乎弟年三十一而交吾兄兄方強已二毛矣望之踽踽乎修士也漸與之習玄談高韻風雅襲人久而

叩其中岍然有氣滿腹不合時宜庚戌冬予始過兄
稱六十觴菰洲野水古木寒煙平疇半稔三徑蕭疎
知兄之所以爲生虛窓薜荔淨几瓶花知兄之所以
爲侶婆娑一榻夢入羲皇乘興臨池法模魏晉知兄
之所以爲樂蘭玉葳蕤遺經可讀虀鹽味永孝友情
深知兄之所以爲訓方兄盛時坐上客常滿尊中酒
不空中年廢箸履綦漸稀屏跡城市者二十餘年清
韻不屑阿堵熱腸時周人急繆母之變生死不負交

知時艷稱之忘機寡營落魄半生冷眼市情時自捧
腹人喙兄瑯琊海虞前後數千金隨手散盡老而坐
困是溷無懷葛天以白圭計然之策不亦悲乎已未
冬兄觴我六十壽言數十韻手書無一弱筆精采如
壯齡兄七十弟不及一過玄亭意兄必躋耄耄願以
二十年再修庚戌故事而兄已矣易簣作數行別我
自謂平生好惡親暱毫不假借皮相者謬謂兄好好
先生其然豈其然乎嗟嗟弟直腸傲骨坎壈一官瓠

落白首交知背棄兄扁舟過訪傾吐彌真弟之感兄
歲寒寸心嗟乎孟脩已矣已矣老嫠煢煢諸孤纍纍
責在長公長公研田不自給卽有至性空拳安施二
三友生所以卹兄後人者能如兄之待友生乎哉

祭劉光祿本儒

吁嗟東林橫雁世網兄賈後勁而氣獨往耶已之間
白晝魍魎大阿倒持勢不可長誰請尚方羞彼立仗
身退道存名高霄壤講會繽紛君子所養讒口披猖

舉國攘攘一朝鼎革日月開朗首應弓旌力披蓁莽
彼狴狴者敢護其黨兄席未煖叩闕慨慷自憤螳臂
手鋤噴蟒多言亂聽孤忠儻倪龍比地下相從撫掌
高帝神靈精誠鑒賞大姦逋誅死甘鐵杖嗚呼哀哉
屈指同盟兄始艾年牽復之會兄開其先一往不返
旅櫬堪憐人固難知天亦茫然嗚呼哀哉土方蠖伏
直道自矢幸爾賜環化爲繞指少年矜奮白首徒倚
三尺之綬奪我素履有覲面目生不如死兄死不死

浩然千禩九列匪卑三公顙泚嗚呼哀哉四郊多壘
豺狼接踵人之云亡世益傾否觸目喟心有淚如雨
祭臧敬伯兄

吁嗟敬伯兄一方之元氣也孝友忠信出自天性溫
良汎愛老而彌醇七十九年皜乎玉潔盎乎春煦幾
于無懷氏可以狎鷗群故曰一方元氣也一切世業
或盛或衰或聚或散如空花泡影必以元氣爲本弟
之所以哭兄者在此不在彼弟自十五歲登兄之堂

迄今四十九年感兄知愛如一日也兄之愛我如親
兄弟當弟落魄時嫂夫人語舊婦曰丁郎必非久風
塵者至今佩此義不敢忘也弟罪廢數年兄弟時時
私語曰丁郎持議甚正不可埋沒弟近以季兒締姻
于兄情好更密要之相知在先千秋結契姻婭其淺
者也弟之所以哭兄者又在彼不在此兄少年下帷
于茗上若下諸昆季馳騫詞壇獨數竒不偶前後脫
穎者俱相繼捐館惟兄如魯靈光巋然獨存俯仰屬

伸條然不以介意無聊之感傍觀者獨深弟所不平
于造化者一也兄有佳兒英英秀爽不惟蠖屈抑且
夭亡晚年舉子有孫更殤門戶蕭條顧影堪悲無論
堯山先生吳夫人盛德兄一生積慶造物小兒何以
報之如彼之刻弟所以不平者二也嗚呼哀哉回首
去年邑大夫舉鄉飲禮兄不得已始一赴弟具雞黍
飯兄藹然握手陶然杯酒間弟意兄神王必且百歲
轉盼幾何而兄不可跡矣嗚呼哀哉兄性靜好喜慍

不色見陰陽不時侵易簣時忽稱心痛悲夫悲夫二
豎胡爲乎來哉吾不解也更不能爲兄解也百身莫
贖仰而問天天不可問吾又誰尤瀾斑老淚爲兄欲
枯兄會舊婦相對嗟吁將酒陳些哀情孔多

祭石令君

石使君令吾邑三年苦節惠政卓絕江表行已報政
且將殊擢矣忽罹甲子元日之變一邑仰天哀號天
不可問越三日丁元薦率士民殮使君以禮已斬賊

首祭之未足攄隱痛百一也二月望日巳巳靈輻旣
駕爲文以吊之曰嗟乎使君介若處子慈猶衆母蕩
乎海涵泓然止水少年竒氣歛而卧理一代循良兩
漢繼軌人世叵測遭禍乃爾嗚呼哀哉揆厥所繇不
敢明指庚申伏戎張于甲子衆望攸歸殺機伊始天
乎天乎我父我母首領不保實獲死所從容殉義旣
瞑猶視忠魂所庇晏然獄市有衆如虎攘臂奮起罪
人斯得剗心剔趾赴赴武夫君所訓只一城巷哭洒

淚如雨廟食茲土君無憾矣臘月廿六有一庠士夢
君高山關張諸子濟濟忠義左右簠簋五日難作夙
緣是以余所哭君不以一死常山睢陽生平自矢壯
夫七尺迺捐豎子鼎呂之器而止百里上有太公下
有知己一慟斷腸恍如執手

祭徐聲遠

嗟乎當今之世士有家無四壁腹笥五經獨寤一室
雄眎百代蟬蛻汗泥之中消搖塵埃之外如吾聲遠

者哉聲遠之貌如處子如老衲恂恂于于言不出口
聲遠之氣如干將莫邪光射斗牛聲遠之韻如秋水
芙蓉霜霄唳鶴聲遠之品如峨嵋天半雪影瑤空聲
遠之詩若文如藐姑射仙人不受人間烟火又如登
萊海市虛空樓閣可望不可親嗟乎江左風流至唐
伯虎桑民懌文徵仲沈石田祝希哲諸公盡矣它或
雄于才而品不勝或富于學密于檢押而韻不勝卽
才品風韻中詩若文不兩擅也聲遠不談禪而澹然

無慾漠乎寡營不談學而然諾不宿衾影無愧窺聲
遠之深者詩若文其土苴爾弟所爲北面于聲遠者
也弟自丙戌因孟夙識聲遠又因聲遠識玄白仲容
烟水之契相共二十餘年孟夙宦遊不得意玄白仲
容一歌鹿鳴輒又鍛羽南宮半生知契近一聚首而
聲遠不可作矣弟傲骨獨立每至金昌惟一造聲遠
聲遠性畏客獨延予入卧樓相對竟日譚狐檠殘蠹
味于金蘭市醪尊羹腴于鼎食片言隻韻勝讀書十

年而今已矣已矣弟方蒐裘山中聲遠許我作二仲
弟將買田半頃別築室數楹爲聲遠娛老計此意積
之十年新築行且落成而聲遠一旦已矣人琴之感
予又安能已於涕泗之無從也哉

哭王弘陽

嗚呼天生先生止是耶世運傾否大雅淪喪海內賢
士大夫方以鈞衡風紀望先生期爲國家砥泐泐之
狂波樹旋轉之鉅業而先生已矣此爲天下哭先生

也先生高才淵蓄苦心闕抱草有未竟之玄志有欲
請之劍夢幻塵世蒸嘗乏三尺之孤土直浮名俯仰
懷千古之恨此爲先生哭先生也小子薦豎儒余負
好畫之累先生不以我爲戇獨行踽踽先生不以我
爲迂按劍流俗先生不以我爲盪淪落十有五年先
生不以我爲無用嗚呼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先生也
先生洒滌我于罪廢手援我于衆人欲殺之時誼高
矣小子以爲其淺者也向者小子有所過望于先生

先生銳然行之不俟終日棄一官脫屣余所以成我
愛我者必不以一官重故曰其淺者也嗟乎小子何
以爲先生報哉千金可以酬漂母一劍可以見智伯
九辨可以酬三閭而不足爲先生報先生所以期我
者兩心相會口不可言也嗚呼小子何以報先生哉
小子辱知吾友曾于隄于隄且死執于中甫手呬而
語之曰丁長孺真男子也小子佩斯言十八年矣每
念及心碎汗淫淫下也先生向語人曰震霆破柱之

下了無怖色者唯我長孺嗚呼小子佩斯言又二年
矣每念及心碎汗淫淫下也此生竟何以自樹副知
已之望哉嗚呼孺子濯纓下惠愛鼎世艷青雲小子
擲如糞壤抑或不負九原小子所以報先生在此不
在彼嗚呼哀哉小子猶記丙申之秋過候先生迎門
執手話言竟日比再出山先生不可作矣登堂陳夢
想像先生于清風白雲之外徘徊悵望思一寫其孤
悵而不可得惟有憑棺長慟而已先生其瘳我一觴

哉

啟王鏡宇公祖泉臺

嗟乎片語寸心一日千古不佞與使君遽作長別乎
使君按吳興密囑李觀察謂不佞無旅見也不佞不
得已而同章元禮晉謁然使君之意心佩之矣不佞
晤劉靜之于射陽靜之曰兄此行必促鏡宇早出不
佞席未暖訃至矣方今國是混淆風波滿眼必得沉
毅果決之士砥立其間方可以懾群小之氣使君所

自期許與世所期望于使君者方重且鉅而遽止是
已耶嗟乎使君之氣小人激之也豈造物小兒亦爲
此獠助虐歟不佞南矣特附一帛一觴稍致奠私而
又不敢爲楚些而以衷言告几筵嗟乎嗟乎山頽棟
摧邦國殄瘁山陽之慟曷惟其已唯使君鑒我區區
不爲交情爲世道爾有淚浪浪并致九原也

祭劉靜之母王太夫人

嗚呼靜之之母猶吾母也雖然余與靜之未識一面

也而何以母其母蓋余之臭味于靜之甚竒緣吾友以信不佞緣不佞以信吾友之友余蓋有感于朱宮論文寧之事也文寧至今道其事相對歔歔幾泣下非爲一官感靜之知己也夫吾黨二三友生世所詫爲風波之民者也比閭不知同籍共事之人不知豈惟不知有畏而遠之者焉陽締交而陰下石者焉搖唇敝舌爭虛名于方尺之簡而不可得異哉靜之何所當于吾黨而臭味之也固自有不言之契與抑其

胸中甘自蹈風波而不悔歟嗟乎君子可以雞肋一官介視七尺而不能不戀戀于二人其慷慨竒崛之氣犯難不二之誠可告之父而不可白于母故千古不乏義方而獨子瞻與孟博之母齊稱難之也嗟乎今之時抑又難矣古之爲善者禍福或介于可知不可知之間今之持正不阿俗者必罹口語必蹈不測蓋不待知者而決靜之特立于風波震撼中毅然爲吾黨扶正氣而標之幟張胆信着義不返顧余固知

太夫人慈訓必有出于尋常世俗兒女子外其于我
黨較截髮剝薦者義加數等故曰靜之之母猶吾母
也或謂靜之通籍十年稍自委蛇必且驟躋通顯翟
禕之儀滌灑之奉旦暮可立致靜之岸然不屑甘以
青瓊苜蓿志養太夫人翛然怡然于白雲之鄉無所
遺憾太夫人之知靜之甚深望之鉅且重而靜之之
報太夫人也甚竒服且禪矣元薦初擬走哭几筵附
升堂拜母之義而外王母春秋高不敢跬步出門以
負予母之託是以遲回二年不果此亦太夫人所默
鑒于九原者也束芻絮酒千里寸心靜之爲我跪陳
之太夫人其濟而饗之也哉

祭陳母杜太君

於惟太君柔嘉惟則弱齡失恃矩矱脩飭爰歸于陳
鴻光媿德南塘再徙良士瞿瞿拮据太君黽勉與俱
豈曰式微懷此永圖有子且竒再世夙緣熊丸晝荻
苦矣三遷太公蚤背藐焉諸孤嗟未亡人笄而丈夫

公私交責十指是支以勞成愛一激而儒有子既貴
衆修睚眦太君曰嘻而無庸爲曰忍曰慈太上我師
板輿就養三著循良所至見思曰唯義方年踰耄耋
不廢女工葛覃素絲先民之風以帥諸婦爲士女宗
龍章三錫箕福五備爲善之樂今而滿志下報太公
生死不愧薦也無良辱知令子通家之誼比于猶子
樂只孔懷是惟衆母猗與太君爲衆母母陳芟薦饋
惟靈鑒只

祭馬惟任太夫人

於惟我母令德婉孌葛覃莘莘小星嗟嗟式佐蘋蘩
紛啟蘭桂天之不吊蚤奪太公煢煢母子南海歸鴻
孤孽之際人所難言艱關百罹哀哀北萱曰忍曰慈
克綿其後不有伯仁寧知絡秀吁嗟我母拮据終身
丸熊畫荻子姓翩翩振軌末俗標譽江左抱璞三刑
中宵刺股母顧曰嘻而母介然譬之蓑蔗必有豐年
矧茲兩雛駒而汗血太丘濟美睂山方轍蔚矣德門

朋從鱗鱗母之器別妙有人倫內具雞黍外屏浮薄
是惟名流以滑讌樂蕭蕭雖雖貽此式穀某等窮交
白首素心是將或託墳笮或附宮牆飫聞內則永佩
壺誨升堂拜母稱觴者再聞計驚怛使我心痲世所
惜母有子且文而未青雲母所自慰游子歸寧萊絲
續紛仲由隱痛傷哉貧也古來鼎養問誰存者馬氏
之祚翳爾孫子母死不死可以瞑矣

祭姚叔度夫人

於惟太母出自名宗生而婉孌宗伯情鍾眷此掌珠
妙選屏雀虛中之筭卽爲媒妁時惟京兆桓桓驄馬
有子而文是坦腹者盈盈十五采采蘋蘩乃歌琴瑟
乃賦葛覃沤瀨晨興篝燈夜嗣度我尊嫜和我妯娌
太公壯歲裘馬翩翩太君佐之內外井然竹裏行厨
花間過客飲食若流麩無長物課績惟勞寒灰自畫
燦燦蘭玉盈堦繞膝毓秀曾孫振振莘莘百口所營
式儉與勤太君之德令人意消不言桃李介福彌高

曾未稀齡而遽奄忽薤露爲霜崦嵫逼日薦有孤媳
涓陽焉依大母是怙恩斯勤斯屈指于歸以終大德
奪我慈烏痛踰罔極慶門之內子姓駢闐白首齊眷
越五十年人死而死太君不死日和日慈昊天鑒只
旣酌我酒載陳我誄悲哉秋風涕淚如雨

祭王淡生母夫人

瑯琊錫祚江左遺祧桓桓司寇百代於昭蘭佩徵祥
燕釵卜响於惟太君小星有晃旣歌筦簟式象山河

克佐司寇壺德峨峨賢胤篤生唯麟之趾世有伯仁
吾道不死才雄郢雪氣映秋雲母氏聖善資以事君
視草蘭曹功高豫建母貢鴻綸令聞憲憲中朝秉鑑
三晉掄材聲光日月望肅棘槐太君曰嘻物不可極
乘流遇坻與時消息翩翩綵袖曰賦歸來瓶壘未罄
蘭玉斯裁惟我太君宥登正覺繡佛長齋超然五濁
曇雲鬢色寶樹垂枝遐不壽者忽矣崦嵫嗚呼哀哉
薦托長君比于猶子式瞻母儀洋洋盈耳世所炫者

箕福五全天之奪母冥以大年靈氣穆如衣裳冉冉
酌酒噉詞靈其若儼

祭范宜人

嗟乎不佞諸生時輒儀宜人大節蓋父母欲奪其志
宜人佯病欲死父母皇怖勉成其志而歸之范卽吾
友長倩是也長倩貧落魄性傲不能俛首贅壻宜人
曲劑于父若母苦心者十年而長倩舉北闈不佞幸
附驥聞其事甚悉酒後相顧耳語長倩異日無忘牛

衣之泣長倩僂而應曰諾不佞時喪婦目且俛俛乎
瞽矣負氣罵坐意不可一世皮相者咋舌宜人時時
侍徐夫人于壁間窺其意態而心壯之陰致書外翁
以其中表妹締姻盟明年不佞第進士娶于吳如宜
人意嗟乎世有高賢大良覲面相失又有縮帶共席
沒齒不相信者何物狂生宜人過而物色之立談之
頃遽託以骨肉懿親終身焉此誼千金不足重明珠
莫能酬也又十年長倩成進士不忍歸雲間予奏記

長倩曰足下洵不負徐氏矣雖然何以爲尊大人計
蒸嘗長倩不報亡何而我南北宦游跡稍疎又亡何
各不得志于一官先後歸相過從甚驩不佞幸舉四
子吳出者半而長倩孑然如故宜人每見予長兒淚
涔涔下予不敢詰長倩長倩亦若不知也者吳中盛
傳范宜人臨池入晉麗藻窺唐與長倩相頡頏或以
爲長倩且避席又或扁舟逸勝名山飛構清風遠韻
才人逸士所不敢望百一者四方艷慕稱竒不佞直

以爲非宜人本色豈其少年節烈九迴深腸有大不
得意者聊借此自遣耶今年夏宜人六十初度二三
交知方索予言爲壽而宜人病且死矣下見光祿先
生及文正公宜人必有不能瞑者雖然彤史所傳強
半以德以節間以才器千秋之業不沾沾子姓爲重
宜人可以瞑矣不佞嫂事宜人習其閭閻事最真又
感三十餘年國士之知骯髒無可爲報獨以昔年舊
面目酌杯酒于宜人几筵而申以楚些一片白雲悠

悠我心宜人饗之乎

祭吳子往母夫人

嗟乎傷哉薦于夫人之訃而悲孝子之隱痛也子往去秋不俟計偕輒解首藉官舍竊怪其太急亡何扶筇白嶽云爲二人祝釐也然歟又亡何薦遇子往于梁谿歲暮矣濡滯若不欲北者爾時夫人尚健匕箸也今子往知夫人卽不諱豈肯以三公易一日養哉然子往終不能不北者迫于太公命也而又不遽北

者薦心訝之不敢問其故而竟不意夫人之遽棄楯椁也故曰悲孝子之隱痛薦又于夫人之訃而痛志士之多厄也龍章象服僅僅世俗所侈爲孝者非子往事夫人與夫人所望于子往初念然至今日使子往僕僕風塵挾敝帚以奠一日之遇夫人抑豈能無芥蕙籍令子往冠冕南宮翱翔金馬而一旦罹此閔凶必且不願以菽水易而况乎艱關牢落以其不死暴客之身啣血數千里外噫亦太酷矣夫人目且不

臆薦所爲悲志士之多厄者此也世道波靡士風決裂至今極矣子往木鐸烏程而三學諸生始知有師始知阿堵進賢冠外有廉耻道義以薦之無良未及北面臯比而輒先枉其廬子往去而薦子子乎無侶矣子往去而法堂前草日深矣夫人之棄子往是棄諸生也子往之失恃諸生之失師也甚矣吾道之窮薦不獨爲子往慟也雖然子往幸矣薦未三十而喪吾父吾父年五十爾未四十而喪吾母吾母年五十一爾子往少薦不數年而太公尚矯矯神王夫人年

且望七嗟乎以薦較子往子往亦幸矣計子往夙所自樹一旦得志必且爲范孟博爲蘇子瞻夫人而爲孟博子瞻之母洵人間勝事然而愛夫人者必不以此易彼真修砥礪一日可以千古菽水侈于三公有子如子往夫人可以暄矣薦于子往託世外之知聞夫人訃方病劇又三月始甦方能強起哭夫人几筵區區楚些不敢爲世俗語夫人其饗諸

祭畢母孫太恭人

於惟明允厥有武陽猗與陶母乃啟士行武寧吏隱
怡情詩史杜門師友恭人是以上事二人下調諸姒
姑也有疾露禱請死刲股以進孝洽閭里拮据家政
白首絲泉母寧勞生公伯文母桓桓恭人紛此內美
意氣慷慨恨不男子襄懋之難攘臂而起夢作宰官
上疏申理覺猶記之義聲滿耳誕育京兆爲仲山甫
文經武緯張仲召虎持節出賑澤流東土正色朝端

爲衆正王太公七十恭人先之繡衣畫錦長跽一卮
婆娑白髮蘭玉堦墀積慶完福人間所竒畏此簡書
不敢懷居東事旁午借箸踟躕深心石畫良士瞿瞿
云何不弔聞訃南趨母乎令終三輔怛怛韓范旣去
帝失長城我心孔悲匪以私情

祭許太夫人

吁嗟夫人寵膺三錫年幾九旬向苦無子今有子而
多孫歲蕤蘭玉濟濟彬彬人間世之福所罕有也長

才苦志拮据一生自諸生婦及于宦成先生潛心學問不問家人生產一切惟夫人是賴燕翼令子貽厥孫謀人間世之匹所罕有也此耳目之所共知者也夫人有厚德自諸猶子以及從孫無不啣咻而覆露之卽有犯者不屑校先生身後二十餘年物情世態種種不一夫人體先生之心以調劑家庭真可不負先生至于令終自族子迄于村姬野老無不歎息嗟此難以恒情窺也皮相夫人者以爲夫人長于治

家銳于營生而出入宦途曲承先生清操雅度如京兆時發中貴人私饋司馬時却菁山謝儀數百金恐茗上諸世家閨闈所未有也去歲廓如走長安爲先生乞三代恩典人以夫人老矣不宜遠離膝下不佞亦以爲言夫人力懇憇其行已入長安而三代寵命一朝駢錫出自意料外隻身空囊往返數千里天之報先生以成廓如夫人以望九之年拜命詞下卒慰其倚閭之望又數月而翛然仙去曾無疾苦此又人

間世之所罕有也。微夫人厚德，不能享此完福。且也
冢孫至孝，庭除間一種醇和之氣，卽三公九卿不以
易也。嗟乎！夫人可以瞑矣。廓如可以慰夫人矣。薦忝
先生門下四十餘年，叔子辱在葭葦，不以俗情爲夫
人慟，而厚德完福，幸夫人可以洩洩融融見先生地
下一觴告虔夫人，其饗諸。

程